

# 百年回忆容子自传 (十三) 3

得广夏千万间，大批天下寒士皆欢颜”的辛酸境界。这时候，蜗居茅庐已难寻，如果还奢谈什么“君子安贫，达人知命”，岂不等于说废话！

(备注：棉华中学创办于1945年11月25日，1966年3月26日被苏哈托军人政权封闭。前后开办21年，首任校长是朱志辉，续任者是：黄仓平代校长、古鹤龄副校长；陈燕贻校长、李公我代校长、副校长是：李发均、萧承蔚、王家声。棉华中小学、崇文中小学，以及苏东中小学、南安学校等都是当时苏岛棉兰著名的华校学府，是苏北华文教育的摇篮。)

## 地下华文补习班与老师们的艰难生计

到了此一地步，昂首问天，天亦无言，只好稍安勿躁，但苦难的日子，必须硬着头皮渡过去。怎么办？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。

钟老师和陈老师、林老师、潘老师一起，四个年轻教师，龟缩在日里河畔一间狭小的寡妇出租房里。为解决生计，也为传承华夏文明的使命，老师们四处联系失学同学开展家庭补习，也得到家长们的广泛支持，不屈不挠地暗中开展起中文补习工作。当时几乎每个班级，都有家庭补习小组，坚持了一段长时间。老师们的补习生活虽辛苦，但大家并不言苦。穷当益坚，年青人朝气蓬勃，欢笑声与歌声每天都洋溢响彻在他们的寄宿间。

后来，局势更加动荡了，印尼施行了全面的排华举措，严禁取缔华族风俗习惯，禁止华文华语，强制推行同化政策。这时候，暗探周街遍巷监视华人的活动，许多补习老师与学生都被跟踪暗查，后来好多师生都被追鸡撵狗般地逮捕扣押了，投入牢房，敲诈勒索，极尽威逼。家长们四处设法寻找关系笼络，好不容易花钱消灾，前后都被营救出来。市面上军警封查华文书籍，风声鹤唳，寒风刺骨，人们寝不安席，担惊受怕，许多华人都把家里的华文书报焚烧了。在机场与港口海关里，当局把华文书籍等同于毒品，列入禁止入境的违禁品，严加取缔管制没收。在全国范围内，苏哈托军人政权实施了全面封杀华族传统文化的同化政策，强制改换华人姓名为印尼文名，企图在五十年内彻底清除“华人性”的形体同化，千刀万剐，妄图在印度尼西亚土地上，完全根除杜绝印尼华人

习俗的文化存在。

从此，华文补习工作更加隐蔽了，大部分被逼暂停下来，但仍然有一部分的补习小组坚持了数十年，从未间断过。钟老师停止补习工作后，真正断绝了生活来源，怎么办？他灵机一动，向陈思龙老师建议：

“我有一个同班同学黄清发，在中央大巴刹里协助父母经营鸡蛋买卖。我们何不找他商量商量？”

陈老师即刻同意，身体力行，他们很快找到了黄同学，说明来意，二话没说，黄同学满口答应，说可以在他的摊位里每天清早领取一百粒鸭蛋，售完才还钱，买不完的还可以退回。就这样，钟老师与陈老师每天天一亮，就蹬踏着脚车，到中央大巴刹里去，用竹篮子载满鸭蛋，也不用捆绑，反单手抓住竹篮搁在车座后面，带到汉口街菜市场里去售卖。就这样每天穿梭在棉兰闹市街道上，在汽车缝隙间穿行，习以为常。许老师也在同班同学的成衣作坊里，学习设计女装成衣，接领针线家计维持生计。

后来，另一位家住郊外的王通海老师，也和他们挤在一起，王老师每早从四、五公里外的巴烟郊区，用脚车载着一桶正装椰子油来早市售卖。王老师看到钟老师他们收入微薄，难于维持，就建议他们每天收摊后随他一起到郊外去，收集木瓜等土产品隔天销售。生活胼手胝足，每天往还十多公里路，生计就这样开始了。由于他们都是外地来的单身汉教师，要解决每天的吃饭就成了大问题，路边的食摊小贩成了他们经常用膳的好去处。家住棉兰的同学与老师们，深知钟老师他们生活清苦，爱之深，惜之切，每每到用膳时间，大家都会热情地强留他们吃饭。那时间，东家吃一餐，西家用一顿的“免费餐厅”已是家常便饭了。

有一回钟老师照例从大巴刹载着一大蓝鸭蛋，横过一条拐弯马路时，突然路旁闪出一个四、五岁的小童来，钟老师急忙刹车，不想冲力过大，轰然一声响，车倒人翻，摔倒在繁忙的马路中央，小童没事，奇妙的是，钟老师摔倒后，手里还紧紧地高高托起那一蓝鸭蛋，翻身起来身体没撞伤，急忙查看那一蓝鸭蛋，竟然大部分完好，只破了五粒，身旁的汽车鸣响着汽笛，一辆接一辆急驶而过。回到早市巴刹，把这惊险的一幕讲给陈老师听，那小子竟然嘻嘻地数落了他一顿：“不成为车下鬼算你命大！”。

中午收摊了，那五粒破鸭蛋还没人问津。陈老师向钟老师使了使眼色，竟大大方方地说道：“把它消灭了吧！”

他们一起走近路边裸条食摊，把破鸭蛋递过去：“炒裸条两盘”

“五粒一起炒？”摊主睁大眼睛问。“对！五粒炒两盘”陈老师爽快地答道。

吃着那热气腾腾、香喷喷的两盘裸条，陈思龙老师还油头滑嘴地自嘲一通：“我们这些穷教员，还真会享受呢！”

大家都吃着不咸不淡的苦果，你知我知！

另外一些有家眷的前辈教员，他们的遭遇也没有比年轻教师好过。钟老师经常清晨会遇到陈伟芳老师，他那时已年过半百，矮小的身材破帽遮颜，穿着一条破短裤，脚底拖着一双东洋鞋，两只手左右各拎着一个竹篮子，盛满热气腾腾的糕点。他的一个未满十岁的男孩走在前面，一面走一面喉声沙哑地高喊：“甜糕……烧的肉包……”父子两每天都在烈日底下，汗水盈盈地沿街叫卖。憔悴褴褛的背影，辛酸的遭遇，令人看了心里头不禁一阵酸楚。生活就这样犹如海上浮舟，一路动荡不安。

马素珠老师与丈夫韩逵元（棉华三小校长）失业后为养家糊口，不得已从事养鸡业。当时马素珠老师仿《木兰辞》写了一首《养鸡辞》，道尽了老师们失业后谋生的辛酸：

“唧唧复唧唧，阿珠养阿鸡，不闻鸡儿咯咯生鸡蛋，惟闻阿珠低低声叹气。问你何所思，问你何所忆？我亦无所思，我亦无所忆，昨夜见账单，债主大催账，账单十二本，张张外子名，外子无资本，阿珠无现银，但为生活计，故此做鸡农。东市贩皱鸡，西市贩饲料，南市借现款，北市买木料，朝起五更天，暮宿鸡笼边，不闻儿女唤爹声，但闻锯木钉声响当当，早离茅屋去，卖蛋市镇头，不闻儿女唤娘声，但闻买卖讨价声嘈嘈。勤劳养阿鸡，时间度若飞，热天霍乱病，雨天染伤风，鸡儿百之死，本儿十九亏，亏来见债主，债主坐屋中，账单十二张，欠账百千强，债主问原因，阿珠养鸡欠本钱，只有一身劳力强，血汗当本钱。亲戚闻我欠账来，劝我别养鸡，朋友闻我欠账来，当面骂我呆，同行闻我欠账来，皆道：[啊！啊！何苦养鸡来？]，开我后门院，干我饲鸡工，脱我裙和袜，著我破衣裳，笼中埋粪

土，巢中拾蛋三两蓝，回头加减算，算来实惊慌，养鸡十二年，不知经营是亏钱。雄鸡喔喔啼，雌鸡咯咯叫，死鸡硬撑脚，安能辨我养鸡是亏盈？”

在这啼泣声乾，天地无春的年代，更有一些急景残年的老弱病残教员，曲肱而枕，文籍虽满腹，却了无生计，身无盘缠，只好到kasino 赌馆里去充当看守或收纳员。一杰师表，不得已混杂在赌馆里偷生，悲凉无限，看到熟人时都遮颜低下了头，为了生计，怪谁？更有一些鞠躬尽瘁的教育界前辈，他们骤遭不幸，有些惨遭追捕，远离出逃，更多因师老无功，万念俱灰，心神皆碎，含恨以殉地淹没，带着生命的悲壮撒手尘寰，消失在错误的历史长河之中。何时？能再重新谱写他们曾经辉煌过的教育事业的人生旅程；何时千岛大地的方块字又重新启动、飞舞出万紫千红的华夏激情与风采？——但愿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

## (四) 外南梦镇 九位少年 维护家园 惨遭枪杀

外南梦 (Banyuwangi)，地处东爪哇东端，有茂盛雨林、有优美海滩，环境宁静，民风朴实。百年来，华人和当地人民一向和睦相处，有的已结成亲戚。自从政府当局宣布十号法令起，阴风吹，鬼嚎叫，气氛凄惨，人神不宁。倒霉也就算了，然而，万万想不到的事终于发生：

1967年6月27日，9名华人少年，为维护家园竟遭掌权者枪杀。世界上竟有这种事！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！但是血淋淋的尸体就在众目睽睽之下。顿时天也昏，地也悲，这九名牺牲者还是孩子啊！

本书上集，书写至此，悲欢离合，甜酸苦辣，内容虽贫乏，文字虽失韵，但对一个89老人，已经尽力了，希望读者包容体谅。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”，让我有能力继续写完下集。

